陪女兒高考

陳魯民

人生在線

陪女兒高考是十年前的事了，可至今仍記憶猶新，就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

我女兒屬於有點聰明也有點用功的那一類，在班上成績一直排在前幾名，如果再努努力或許會衝到第一名，但女兒顯然不願費那個勁。因爲上的是重點中學，排名又比較靠前，女兒對自己的高考目標很自信，一再對我們揚言，她的問題就是上清華還是上北大，主要糾結在這裡。我們老兩口可不敢那麼大意，爲她設想了許多預案，以防她萬一考砸。

爲了不給她壓力，即便是在高三最後一個學期，我們平時在她面前也從來不提高考二字，她依然每天看電視看到過癮爲止，我們也從不說什麼，好像就沒高考這回事似的。她的一模、二模成績，我們寧可通過老師打聽，也不問她。我們的故作輕鬆，也被女兒看出破綻了，說，我知道你們不想給我增加壓力，可家裡沒有一點高考氣氛，也太不眞實，太矯情了吧。

報什麼學校與專業，我們也充分尊重女兒的意見。她原本想報清華的金融專業，當年那可是熱門專業，但又怕競爭激烈，自己的考分不夠，就在網上搜了一天，充分比較了各個專業的優劣與錄取線，最終確定了報清華的建築專業。她的理由是，建築的課程比較有意思，屬於文理兼收專業，而且出過梁思成這樣的建築大師，值得一學。爲保險起見，我們還給她報了一所提前錄取的軍校，女兒撂下話說，你們要報就報，反正我是不去。

一是爲了放鬆，二是爲了踩點，我還專程帶女兒去了清華一趟。用了大半天時間，把清華各個院系轉了一遍，中午還在學生食堂吃了一頓飯。到建築學院的大樓裡諮詢了幾個老師，老師半認眞半開玩笑地說，建築學院歡迎女生，特別是美女學生。女兒聽了很受用，更加堅定了上清華建築學院的念頭。

考試的前幾天，爲了方便，我們提前住到親戚家，那裡距離考場只有十幾分鐘的路。晚上，天太熱，又沒有空調，我怕女兒睡不好，就讓她睡在南北通透的客廳裡。可是，沒想到，吹了一夜穿堂風，女兒第二天一早就感冒了，一下子燒到三十九度。這眞是怕什麼來什麼，還有兩天就考試了，這節骨眼上病了意味着什麼，我想想都害怕。趕緊把女兒送到醫院，到那裡就掛起了吊瓶。女兒燒得迷迷糊糊，還要我回家給她取複習資料。就這樣，兩天時間裡，女兒一邊住院，一邊複習，最後總算把發燒控制住了。第三天，女兒帶病進了考場，考完了再接着去醫院輸液。翌日接着考試，考試完了再輸液。一直這樣考了三天，考完後，女兒大哭了一場，心情輕鬆許多，病也好了。

然後是估分，女兒估分的結果，比清華連續幾年的錄取分數略高個十幾分，上其他學院問題不大，要上建築學院就沒那麼大把握。當時也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如果清華錄不了，那就去哈爾濱工業大學，那是那一年唯一一所願意接收第二志願的排進前十的重點大學。聽親戚的建議，爲穩妥起見，託人吧。於是，七拐八拐找了一堆據說都和清華有關係的人，我又是送禮，又是宴請，最後也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我都念他們的好。反正那一段時間裡，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坐卧不安，吃睡不香，度日如年。女兒倒是很灑脫，該玩就玩，該睡就睡，半個月就胖了一圈。

正在望眼欲穿之際，孩子舅舅從北京打來電話說錄了，網上可以查到，清華建築學院。我的一顆懸着的心終於落地了。算算分數，比錄取線高了七分。我心有不甘地說，如果不生病，至少還能多考二十分。女兒則豁達地說，這樣正好，考的分再高也浪費了。

「致富是光榮的」

——評新書《野心時代》

董鼎山

我讀《紐約客》雜誌多年，該刊駐北京記者伊萬・歐斯諾斯（Evan Osnos）的報道，觀察敏銳，見解高人一籌，他的文字深入淺出，將他在陌生國度的經驗用最動人的筆法寫出。他的報道不是一般的記者過境採訪見聞，而是對新中國社會具有深刻認識的報告文學。

對這樣充滿實質內容的新聞報道，我肅然起敬，也爲它們被結集出版深感高興。通盤重讀，令人有故地重遊、溫故知新的新鮮感。

新書書名很別致，一筆道破當代中國的現況與氛圍：《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眞理與信仰》（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New China），把中國官民的慾望與企圖心刻畫得活龍活現。

作者出生於一九七六年，哈佛畢業，於二〇〇五年去北京居住，取了中文名字——歐逸文。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三年被《紐約客》聘爲駐京記者，連續爲該刊撰寫「北京來信」專欄。多年在中國的經歷使他對中國認識深切。本書主要收錄了他多年的通訊報道，他筆下的人物五顏六色，從收拾垃圾致富的百萬富婆，到網上成名的青年作家韓寒，還有異見分子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藝術家艾未未等。他的報道內容離奇，談到中國平民做富翁夢（「致富是光榮的」——改革開放時代口號），其中有一位名叫Michael的青年，稍懂英語，卻一心一意空想着靠出版英文教科書致富。這些做夢者的困惑，與實際成功者的自信滿滿，以及現實與空想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本書的主幹，從而展現出一個民族對自身價值與未來的極度焦慮狀態。

書的焦點是：民間對財富的追求，社會對眞理的壓制；有權有勢等於發財致富。如此，民間的道德信仰面臨危機。對這些主題，歐逸文舉出許多例子來闡明，例如他參加了一個中國人旅遊團體前往歐洲，通過對中國旅伴們的觀察，他發現中國人對外間世界極度好奇，同時也爲中國在世界地位而驕傲。他還曾與旅遊團體前往澳門大賭場，看到貪污官員借賭場洗錢（Money Laundering）。歐逸文以他對中國情況的熟知來觀察中國的三教九流，某次認識了一位上海大學生，讀過哲學，卻思想保守，猶如美國牛康派（Neo-Conservatives）。他在山東時曾企圖採訪現在美國的陳光誠。他也曾與號稱「網上第一紅娘」的龔海燕結識，她在網上創辦一個男女相親網站從而致富。他還曾採訪「瘋狂英語」的創辦人李陽，他因發明了所謂「喊叫外語學習」技巧而在網上聲名大揚。

這些人物有的多次在書中出現，似更表明作者在中國社會中周旋方便。他還報道稱網上有許多「出售辦公費用收據」的廣告，招致許多官員謊報出差費。據傳，自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內地有一萬八千貪官捲逃出境，財富總計一千二百億美元。山西省一名貪官擁有四個妻妾，十餘兒女，成爲其他貪官榜樣。

歐逸文的報道勾勒出社會的腐化和人民的麻木。可還記得在電視上看見一個幼童在街上被卡車撞倒，路人經過不理，直到一個拾荒老婦停步相救，已經太晚。這條電視新聞引發全國的良心自問。

二〇一一年，動車在溫州出事，新聞揭露了鐵道部官員貪污引起重大事故，造成乘客死亡。網絡上將各種新聞封鎖，網民怒氣沖沖，以「草泥馬」三字來泄憤。歐逸文深通中國文字，不必指明他知道「草泥馬」意義何在。

紐約隨筆

胡耀邦與《飲酒歌》

黃　元

文史叢譚

一九八七年，以人民富裕、國家富強爲畢生追求的胡耀邦，被迫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賦閒在家的他，當獲悉全國每年公款吃喝高達二百億元的情況時，既痛心於公款的嚴重流失，更擔心人們難於集中心思致力體制創新、經濟發展。憂心如焚中，不善詩賦的他，拿起筆來，寫下一首詩：《飲酒歌》。

詩篇開頭，作者將李白《月下獨酌》（其二）前六句直接引入詩中：「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接着，作者將筆鋒轉向現實：「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寫酒價、酒癮，流露內心深重憂慮；「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爲揮霍公款、狂吃海喝者畫像；「滾他媽的蛋，爲政在清廉」，面對公款吃喝現象，正氣凜然、一聲棒喝，期盼、呼喚清廉之風吹拂神州大地。

民衆對爲官者此等不良之風極度不滿。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上流傳甚廣的一首七律《長征》，俏皮辛辣、亦莊亦諧，反映了群衆對政治腐敗、公款吃喝之風的深惡痛絕：「吃喝不怕遠征難，大宴小宴只等閒。生猛海鮮騰細浪，魚翅燕窩走泥丸。有吃有喝雲崖暖，沒吃沒喝鐵索寒。更喜茅台五糧液，三陪過後盡開顏。」

從現代公款吃喝想起了古代官員的海喝狂吃。我國政府官員公款吃喝上古即已有之，可謂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夏桀「爲酒池可以運舟」，令三千人作牛飲，「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爲樂」；夏亡商興，商紂步夏桀後塵，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令男女裸奔其間，作長夜之飲，民怨沸騰、諸侯叛離，終爲周武王所滅。

西周時代，公款吃喝繁複奢侈，已成制度。《周禮・天官》：「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孔子是周禮的積極踐行與推崇者，認爲應該嚴格等級、不可亂禮：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爲標準——「大夫之樂」，「四佾」加四菜一湯；「諸侯之樂」，「六佾」加六菜一湯；「天子之樂」，「八佾」加八菜一湯。

與《周禮》相呼應，《詩經》中記錄貴族生活的「雅」、「頌」對公款吃喝的記錄令人咋舌。《詩經・小雅・桑扈之什・賓之初筵》：「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肴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酹逸逸……」意思是：賓客來到初入席，主客列坐分東西。食器放置很整齊，魚肉瓜果擺那裡。既然好酒甘又醇，滿座賓客快喝起。鐘鼓已經準備好，舉杯敬酒不停息……

周公、聖人制禮於前，王公、大吏效法於後。據《宋史》記載，宋代朝廷有法定的「吃喝日」——「旬設」制度：每半個月公費宴犒官員一次，經費有專用名稱——「公使錢」，是各路、州、軍、府的招待費。蘇東坡喜歡熱鬧，然亦好靜。官員去杭州出差，多如過江之鯽，陪吃陪喝陪玩，送往迎來、疲於應付，遂心生厭惡，稱杭州通判爲「酒池地獄」（朱彧《萍洲可談》）。

驛站是供傳遞官府文書、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也提供公款吃喝。地方官爲取悅途經本地的上級官員，把驛站作爲「形象工程」建造，寬敞華麗一如星級賓館，給人以「賓至如歸」的感覺。蘇軾《鳳鳴驛記》記錄他入住地方驛站的見聞，不無嘲諷意味：「視客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住上驛站，竟至樂不思蜀了。

古代官員調動頻繁，給公款吃喝提供了方便。「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漢書》）；「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還，饋送相望」（蘇軾《申明揚州公使錢》）。送舊迎新，講求排場，王懋《野客叢書》如下數句，反映了此種心態：「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維恨吏卒之常少。窮奢渴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仿效，流而不返。」

宋・李心傳《朝野雜記》記敘南宋四川某官員上任僅半年，公款招待費竟高達四十五萬緡，可建屋十三點五萬間，以一戶農民住三間計，可解決四點五萬戶農民的居住問題。另據《文獻通考》記載，宋孝宗時平江太守王仲行常用公款宴客，「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按上面的演算法，「一飲之費」可建普通農民住房三百間，以一戶住三間計，當可「風雨不動安如山」，「大庇」百戶「寒士俱歡顏」了。公款吃喝之奢靡，於此可見一斑，無怪乎有人會發出「公款吃掉了大宋王朝」的感慨來了！

爲使祖宗打下的江山不致被不肖官員們吃掉，歷代統治者都想方設法在管住官員的嘴上做文章。漢景帝下達詔令，官員到任離職巡視，接受宴請者應交伙食費，否則免官；南宋崇安知縣因「日日宴飲，必至達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遭彈劾，降爲縣主簿（《名公書判清明錄》）……凡此種種，雖然禁止了公款吃喝於一時，卻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綜觀歷史上整飭公款吃喝，無有如近兩年成效卓著的。二〇一三年，可謂公務員之「禁令年」，一年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紀委出台了十多項規定，約束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中以明令禁止公款吃喝爲最多，措施有力、成效顯著。一首《沁園春・宴》的詞，反映了反腐倡廉、嚴禁公款吃喝以來的社會新氣象：

華夏奇觀，千里肅貪，萬里抓嫖。望浴室內外，唯餘修腳；餐桌上下，不見佳餚；酒肆紅樓，人蹤稀少，舞榭歌台剩寂寥。宴席上，看安然食客，自掏腰包。名酒名煙難銷，引坐地商人競折腰。昔五糧老窖，風光不再；郎汾古井，照樣滯銷；國酒茅台，慘遭腰斬，昔日風光不可招。人民樂，看拍蠅打虎，腐敗難饒。

夏日暈眩　楊芳菲攝

爲荷里活明星「正名」

遐　邇

東西走廊

有報道說，阿德里安・布勞迪、約翰・庫薩克、尼古拉斯・凱奇、海登・克里斯滕森……這些鼎鼎大名的荷里活明星扎堆出現在今年電影節的國產大片或合拍片中，中國內地電影投資人的大手筆不禁令人驚呼太「土豪」，然而，業內人士卻透露，請荷里活明星根本不是「錢多，人傻，速來」的暴發戶行爲，因爲細算下來，其「性價比」更高。也許荷里活明星在前期談合作的時候似乎會讓人覺得很麻煩，但後期一切按照合同來，彼此循規蹈矩的合作過程很是輕鬆。

有消息說，在內地影視作品投資中，明星片酬高達六七成，令人驚詫！於是，圈外人猜測，國外明星比如荷里活明星的片酬更高，架子更大。有片方也是這麼宣傳的，似乎荷里活明星更牛。看了這個報道，我們才知道，荷里活明星比內地明星名氣大，但是，片酬不一定比內地明星高，加之，荷里活明星的平易近人與和藹可親，有業內人士認眞算了一下，荷里活明星「性價比」更高。也就是說，請荷里活明星比請內地明星大腕更划算，還合作愉快。這就是荷里活明星大腕扎堆出現在內地電影大片或合拍片中的根本原因。這不是內地電影投資人「錢多，人傻」太「土豪」，而是內地電影投資人越來越「高端大氣上檔次」。

荷里活明星和內地明星一樣也愛錢，但與內地明星相比，荷里活明星愛錢更「取之有道」。內地明星的片酬多是一次性支付，多是開拍前支付，多是稅後片酬。而荷里活明星片酬不是一次性付清，更符合市場規律，當然，也更彰顯荷里活明星的精明和負責任。據橫店影視製作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志江介紹，目前荷里活明星的通行片酬是這樣計算的，請荷里活明星拍片，投資方只需按照合同先付給明星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片酬，電影上映後投資人收回成本了，他們再收一半，等票房達到一個什麼水平，他們再拿多少……如果票房遠遠高於預期，他們還能拿到獎勵，是一個類似股份制度的薪酬方式。毫無疑問，這種計酬方式更合理，也更容易保證影片的質量和市場。

傳說荷里活明星拍戲到時間了就走人的現象，其實是不存在的。與內地明星相比，荷里活明星更敬業更負責任。在筆者看來，內地明星熱愛一次性支付片酬的方式，不符合市場規則，從長遠來看，也不利於明星按勞取酬的原則。筆者以爲，內地影視市場應逐步推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分紅機制，這是最合理的最科學的，也最有利於調動所有演職人員的積極性。目前荷里活明星的支付片酬方式，實際上就是分紅機制。這種片酬支付方式，既有利於提高演員的積極性，也有利於提高影片質量，進而提高演員片酬。

內地每年電影產量高達八百多部，但只有三分之一的電影能走進院線，即使如此，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電影賺錢，百分之二十的電影保本，百分之六十的電影是賠本的。內地電影市場存在巨大的浪費是不爭的事實，如此電影現狀迫切呼喚電影的市場改革，內地影視市場應該盡快推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分紅機制。日前，騰訊視頻主辦的上海電影節論壇有一種說法叫「中國故事『叫板』荷里活」，狂妄了的，我國電影有「叫板」荷里活的資格嗎？

如何謝師

王玉初

文化什錦

隨着高考成績即將出爐，一些高考學子一邊休息，一邊和家長們忙着張羅「謝師宴」。

人生中一段學習歷程的小結，即將步入新的學習路程，學生和家長要謝老師，這不是什麼壞事情。畢竟，我們提倡尊師重教，要懂得感恩。對於老師的教誨，由衷地表示感謝，表達自己的一份謝意，並讓老師感受得到，那也是對老師辛勤工作的最大寬慰。只是，我們該如何來謝師呢？

當下比較流行的莫過於「謝師宴」。學生考上了大學，家長要大宴賓客，將老師請過來，作爲座上賓，觥籌交錯之間來表達謝意，這是一種形式。但在，我們要倡導勤儉節約，反對奢侈浪費。舉辦上萬元一桌的謝師宴，未免有些過於鋪張浪費了。即便是富裕人家能承受得起，也不妨想想還有很多同學因家庭貧困，正爲上大學的學費犯愁呢。若省下這筆大吃大喝的錢，幫助那些貧困的學生，豈不是更有意義。

另外想說的是，謝師也不在一時。在老師看來，學生請吃幾頓飯、送點禮物，那並不是最不重要的。學生在老師的教誨之下繼續茁壯成長，以後能夠做出一番事業，做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那才叫給老師增光，也是老師最樂意看到了。

最近與一位已退休的鄉村小學老師聊到做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那位老師說，有些同學他已記不清楚了，但在路上遇見，學生仍親切的叫他一聲老師，那種被尊重的感覺實在是不負多年前的教誨。過年的時候，有些學生發短信祝福他，沒忘記還有那麼一位老師的存在，也讓他覺得很知足。他還說到，有一個學生曾很長一段時間與他失去了聯繫，後來學生特意找來，想接他去自己開的公司所在的城市旅遊。那位老師雖沒有去，卻對那位學生的尊師之情非常欣慰。

謝師，不在於吃得多好，也不在於送什麼貴重的禮物，而在於學生要爭氣，要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但一個有道德的人，那樣才無愧於老師的教誨。反之，既便是請了豪華「謝師宴」，學生日後卻不陽光的成長，做出些違法之事，那只會令老師蒙羞，有辱師門。

楊萬里的那個不字

陳錫波

文化經緯

楊萬里，南宋四大詩人之一，有《明發祁門悟法寺溪行險絕六首》，描寫前往祁門悟法寺途中經歷之險境，「右緣絕壁左深溪，頭上春霖腳底泥。溪裡仰看應落膽，閉窗關轎不教知。」「一路「酸風苦雨」，「危峰斗下」，「一派泉從千丈崖，轟霆跳雪瀉將來」的是險象橫行、驚心動魄。

其詩第三首有句「山不人煙水不橋」，就該六首七絕的詩句而言，此句並不出色，卻惹人在意，有稱之奇妙，「詩原來可以這樣寫」；有謂之晦澀，「寫法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如此，恐怕事緣句中那個「不」字。

漢語中，不字通常用如副詞，於動詞、形容詞或部分副詞前面，表示否定；也可用如動詞，意爲沒有，如不翼而飛，即無翼而飛；在下不才，即在下無才；不學無術，即無學無術……「山不人煙水不橋」中，兩個「不」字後面各爲名詞「人煙」和「橋」，當不是副詞，是爲動詞，「山無人煙水無橋」，十分淺顯易明。那麼，詩人爲何棄「無」而用「不」？實非故意「晦澀」，而是因爲「無」字平聲，「山無人煙水無橋」，聲調爲平平平平仄平平，於律不合。「不」字仄聲，「山不人煙水不橋」（平）仄平平仄平平，方能協律。可見詩人不是「不按牌理出牌」，而正是爲了「按牌理出牌」。

然而，由於漢語句子結構靈活多變，文字詞性詞義因句而定，詩詞更因講究聲律和字數而精煉、濃縮，因此詩句常常予人以不同解讀和想像的空間，常言道「詩無達詁」，正是此理；詩詞引人入勝之處也在於此。那麼，「山不人煙水不橋」一句是否可有別的解讀？漢語詩文中，副詞有時可以因省略所修飾的中心詞而兼其其意，包含動詞或形容詞的意義，如李煜《虞美人》的名句「小樓昨夜又春風」，「又」字兼具「吹」的意思，「小樓昨夜又吹春風」；朱淑眞《浣溪沙》之「惱人光景又清明」，「又」字兼具「是」的意思，「惱人光景又是清明」；賈島《孟融逸人》之「衣褐唯粗帛，筐箱只素書」，「唯」字兼具「是」的意思，「只」字兼具「有」的意思，「衣褐唯是粗帛，筐箱只有素書」；杜甫《客至》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以副詞「只」對動詞「無」，「只」因「只」字已兼具動詞「有」的意思，「樽酒家貧只有舊醅」……

不字是否也有此用法？有，如不男不女、不中不西，「不」字兼具「是」或「像」的意思，不是（像）男不是（像）女、不是（像）中不是（像）西。如此，「山不人煙水不橋」的「不」字，是否可以看成兼具「見」的意思，解作「山不見人煙水不見橋」呢？不能說不可以，但詩詞中不字兼具動詞或形容詞的例子並不多見，何況「山不見人煙水不見橋」和「山無人煙水無橋」意甚相近，「山無人煙水無橋」十分淺明，解作「山不見人煙水不見橋」似乎不必。

附楊萬里《明發祁門悟法寺溪行險絕六首》攻讀者參考：右緣絕壁左深溪，頭上春霖腳底泥。溪裡仰看應落膽，閉窗關轎不教知。一派泉從千丈崖，轟霆跳雪瀉將來。無論驚殺行人著，兩岸諸峰震欲摧。山不人煙水不橋，溪聲浩浩雨蕭蕭。何須雙鷺相溫暖，鷺過還教轉寂寥。溪行盡處卻穿山，忽有人家併有田。幸自驚心小寧貼，誤看田水作深川。山行政好又逢溪，況是危峰斗下時。知與此溪有何隙，遣它不去祇相隨。已是山寒更水寒，酸風苦雨併無端。詩人瘦骨無半把，一任殘春料理看。